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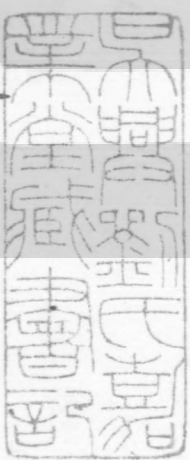
望雲樓稿

公牘

○ ○ ○ 清察齊庶人口糧說帖

以下三說帖俱為南京禮部郎中署儀制司時

古吳念陽徐如珂季鳴父著



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署司事郎中徐為惡庶燭完

異嘗等事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前事到部奉批察行送

司奉此案呈本部移咨南京戶部取過食糧花名文冊

到部送司隨經出示取齊各庶正身於某日逐名察點

得慶祝等二十四名已經請名俱係寔在守諫等七十

七名未經請名。六係實在。其妻室口數稱是。至於奢炆等三百一十名。口冊上有名。食糧不缺。而其人則烏有也。各宗咸奉明旨。具有連名甘結。互相覺察。填註年貌。並不影射一人。可謂清楚之極矣。據此。看得齊宗始封青州。已而廢繫。迨文皇帝釋而復封。又以僭擬不法。坐廢。安置廬州。至景泰五年。始徙南京。勅諭慎防之。慮深遠矣。為子若孫者。改宜厚自斂戢。以幹前人之蠱。奈生齒日煩。賢愚不等。約束無法。濫文匪人。雖敦詩說禮者。間有。而蕩簡踰閑者。實多。奢燥等。睚眦雄行。無

端而毆禁。張主事變出事理之外。幸蒙嚴旨。即賜處分。小懲大戒。未必非合宗之福也。緣此清察口糧。如奢炆等名。已登於鬼錄。餼不減於度支。有新增而無開除。弊所從來久矣。冊開五百二名。今止一百九十二名。強半冒濫。予之以驕奢淫佚之資。凌及職官。又何怪焉。既經察明。相應盡革。姑不追其既往可也。內懷必懷仕。皆犯庶濬燥子。應在革除之列。若守諫等。雖未經請名。而其人固目擊而存。亦天潢之派也。身不能為四民之業。將何所藉。以為衣食之資。相應與慶杞等一體。始舊食

糧是役也。於公帑則可歲省司農五千餘金以佐軍國之急。誠非小補。於庶宗則一人之所給僅足以供一歲之所需。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豈非兩利之策哉。其他有應食糧未入冊者。有幼口大小不等。未應食糧宜及今察明。以為後日張本。若俱行察確開造。以後宜着宗長。於每季終將開除實在人數。明白造冊送部。以憑覈實。咨送戶部。方准支給。其請名具題。向繇內守備衙門職等詰。其三十年後不請名之故。各庶苦稱各處使費不貲。非敢故違祖制。然非所以為訓也。今既奉旨

咨行本部。以後令應請名者。該本部類題。庶稽覈嚴而可以杜說冒之轍。且題請易而不敢有私名之人。是又寓良法於革弊中。以為庶宗善後者也。除將察過宗支次序及年貌各款。分別二項冊籍呈送外。原係遵奉欽依事理。本司未敢擅便。伏候裁奪施行。

請給庶人懷侃印焘說帖

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署司事郎中徐

為給焘旌直

並防後患事焘得本司於某月日遵奉堂委請同各司

官清察庶宗口糧逐名焘冊察點內有大分名懷侃者

代為唱名有日有無日無自始至終不容纖毫欺弊本

司雖賴以竣事而合宗能保無怨言即其勇往直前之

氣若不辭恩怨于一時而究其憂謔畏議之情又不勝

磅徨于事後相應請給印焘以防萬一之修隙以作此

後之敢言是亦激勵之一機也本司未敢擅便伏候裁

奪施行

〇〇

請差

聖誕齋捧

賀表說帖稿

儀制司為慶賀事照得萬壽聖節例從大九卿衙門

以次輪請一位賚捧表章入賀惟願去者不妨越次不

則義無可推也值茲吏部尚書沈某本部侍郎沈某俱

以考滿行見在止有兵部尚書黃某工部尚書丁某侍

郎羅某都察院右都御史宋某大理寺右寺丞董某五

位在署內除本兵及署篆操江二位例不得離任外其

尚書丁某寺丞董某俱經請告杜門勢難勞以王事若

掌院宋某兼攝邦禁重務况經前歲以刑部入賀席未

及暖而再賦驪歌於情亦拂總之大僚晨星動多掣肘
而慶賀重典難云乏人不得不通變以濟其窮然又不
敢取數于小九卿之列以違舊例查得詹事府少詹事
掌南京翰林院事溫某據其列銜端尹洵為崇階考之
吏部文移原係照會則非小九卿劄付之列可比類甚
明矣蓋小九卿自有額設衙門而詹事府翰林院不與
焉兼之清署優_二堪以驅馳上國為今日計莫過于此
茅時當已迫不得為築舍之空談而事出更新務求其
詢謀之協一擬合知會各衙門公同酌議妥確庶便擇

日拜表不致臨期有悞事干重典伏候裁奪

移禮部咨

南京禮部為慶賀事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萬曆肆拾
陸年八月十七日恭遇萬壽聖節例該本部會同南
京吏部等衙門拜進賀表文行據南京欽天監擇取本
年五月十五日上吉拜進為照萬壽聖節例該南
京大九卿內輪委一人入賀值今九列空虛見在視事
者俱一身兼攝數篆勢難離任以此會議得詹事少詹
掌南京翰林院事溫僊游清署堪賦驪歌端尹崇階宜
申嵩祝况查其吏部給憑赴任原係照會不在小九卿

劄付之列于例不紊然本部猶不敢擅專又經移會各衙門取各應委回文可據方行欽天監擇日拜表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除具本委南京翰林院掌院事詹事府少詹事溫賚捧慶賀外合咨貴部煩為查照施行

處王豐肅議

議得王豐肅等竊處中國久矣中國習以為無足慮而司世君子必欲驅而絕之此其罪果安在耶夫以彞亂華釀為不可知之患者在異日以邪亂正倡為不可訓之教者在目前則請就目前折之謹按王豐肅以利瑪竇之餘黨習天主教之妄談居中國者二十年惑人心者千百計莫尊于上帝而謂彞女之所生繪形圖像真同傀儡莫親于祖宗而謂非本教之所尚匱饗之祀不異路人以中國之無耦而抗之以大西國儼然域中有

西大而動稱貴國。則其悖謾之尤者也。以大明之中
天而誑之以西天主。隱然宇內有真人。而刊布一經。則
其僭妄之甚者也。指掌談天。能使君子入于其術。即私
習天文弗頌矣。况言之而未必能行。則原非本業。自供
甚明。揮金布地。能使小人沒于其利。即要結人心。弗嫌
矣。况與之而未必不取。則私相饋遺。交通甚密。豈無株
殿于通都大邑之中。洪武崗王地。豈容虎踞其右。聚
群不逞于暮夜晦冥之候。大一統盛時。焉用烏合其群。
且其來自西洋。誰為識其西洋踪跡。詭秘幾于聲東而

指西身在白下。未必心在白下。党與絡繹。每見乍南而
條北。若曰觀光上國。則貢琛而來。何不航海而去。若曰
樂附內地。則慕化而至。何不分教而馳。若曰中無他腸。
則陽招陰致。誘我良民者。何意。若曰原無足慮。則此呼
彼應。捷于谷響者。何為。若曰蒙古色目。亦皆內屬。何不
傾心向化。而乃甘處于頑民。若曰倭蠻四彛。各有所館。
何不束躬待命。而乃分布于中外。若曰彞狄。不可以中
國之治。也。則中國可以彞狄之治。乎。惑世誣民。謂
之妖言煽惑。簧鼓謂之左道狂謀。未逞遽難坐以奸細。

邪說已熾寔難任其橫行蓋容之非矣而驅之逐之恐
于此解散于彼糾合亦未為得策也安置善地禁錮終
身俾不得揪徒成黨斯有瘳乎噫及今圖之尚費處分
况遲之數年以後而其禍可勝言哉謹議

○ 給烏龍潭帖時為南京禮部祠祭司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徐 看得烏龍潭之屬靈應觀

也我 皇祖實欽賜之國初山澤弛而無征人情安於

不競該觀守之自以為無患也自朱鄉宦沒利於前劉

誠意效尤於後相繼認租於內守備漸增至三十金無

非欲攘之為己業耳該前任郎中葛某清察各寺觀賜

產適劉誠意已轉業于潘監生潘監生恠弗吐也于是

叅送法司然後察碑記正疆界潭乃歸觀仍斷銀百兩

償潘佃價該觀遂借朝天宮銀償焉當是時潭雖歸觀

已為用價取贖之物而所謂守備租銀三十兩者則已
永不可改矣夫贖潭之百金既借資于該宮則涉訟以
來縱有他費寧復有一倍再倍者哉維時監生尤元沐
等始乎仗義助以百金是則有之乃該觀心感其恩且
欲控訴其苦故于揭中有稱貸二百金之語不意尤監
生得之視為奇貨盡欲取償焉而該觀一時無措聽憑
加利作為三百於萬曆三十八年間議將前潭權與尤
氏管業每年尤氏認納守備租銀三十兩宮租銀十八
兩及該觀香火銀六兩餘利盡歸之于尤八年之後潭

復歸觀立有合同可証也使能守而弗變其亦何說之
有至四十三年尤復以水淹為名竟欠宮租一十八兩
矣該觀取償於尤蔑如也該宮取償於觀可奈何道士
袁守恭等不得已具告本司該本司先責之以全輸不
應後責之以半輸又不應乃斷令該觀出銀六十兩取
贖前潭仍于內扣除宮租之半而尤監苦乞告求遂免
宮租十五金焉然則該觀寔捐七十五金以復此潭而
尤監之欲滿矣在尤監以義始以利終可謂為善不卒
在該觀前拒狼後進虎可謂遭際非人繼自今恐為潘

為尤者不少也相應給帖備煇永為遵守使覬覦之輩無所藉口焉

發惠應寺示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十日

南京禮部祠祭司為懇憐修理事據惠應寺住持興德稟稱本寺原係勅賜香火年久傾圮修理甚難今有善知識欲賃寺前隙地普作賽神道場願出貨值若干以資修理等因據此為照寺前之地原非可以賃人之物第欲得其賃值少資修理似亦有可從者為此示仰住持人等限以一月內即便竣事不得借此為名耽延時日或男女混雜或賭博窩頓種不法罪有所歸其地方棍徒亦不得 乘機撓擾致生他累如違一體究罪不恕須至示者

驅逐遊僧示 同前

為嚴禁遊僧以靖地方事照得南京寺觀碁布星羅此地縑流儘足皈依三寶外來行脚何須混入四民乃潛住京師往而是口宣佛號意在非為手執菩提心懷叵測沿街抄化梵音與謔語齊稱到處苦求懺悔兼詛呪雜出朝屯夜集晨昏之禁不行木響鏡鳴鈴拆之聲幾混甚至耍拳弄棍自稱教師因而嗔目語難有如驕子彼此煽惑徒使愚夫愚婦信之若狂奸宄夤緣且有遊手遊食居之為市迎神賽聖科斂殆以不貲說法聽

經男女幾于無別、諸如此類、不可勝言、若不及今痛懲、將來何所底止、為此示仰五城兵馬司、即將在城遊僧、限五日內、盡數驅逐、如有容隱、查出叅究、今後各門把守官軍、不許輕放遊僧入城、如係某門進入、即係某門疎縱、移咨兵部、及門禁衙門、一體議處、其寺觀窩藏者、官住禘革、僧道問擬、決不輕貸。

移布政使司文

時為四川上川東道副使

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兵巡上川東道副使徐為

宴卓異官員、以風吏治、以光新政事、某月日准布政司

始會奉欽差督撫都御史朱案驗、准禮部咨云云

等因、移始到道、准此、為始本道廿載、浮沉媿用、世無短

長之效、一生砥礪、幸聖明有特達之知、既君貺之下

頒、敢拜嘉之、或後、所有折宴銀十兩、謹焚香叩頭領訖

擬合回覆、為此移牒貴司、煩請察始施行

○

移銓部咨

通政使司為懇乞俯賜移咨轉達銓部以通淹滯事據
本使司經歷司經歷呂知思呈稱職由官生于天啓三
年五月內除授今職扣至本年正月內歷俸二十二月
矣蒞任已久薄俸越期選在職後者業已陞遷惟職迄
今未見遷轉查得本衙門前任經歷郭文封以八個月
俸蒙移咨銓部隨得陞轉今職俸倍資深勞多滯久懇
乞本司移咨銓部倘得遇缺量移庶不負本司培植之
恩亦不失衙門遷轉之休矣等情到司看得衙門遷轉

自有成例而在本司首領官或年餘即轉或數月即轉者蓋以惜其清苦勞動之極歷查往案可復也今經歷呂知思到任二十二個月矣恬淡是其本分而拮据于各堂之輳集則用心獨苦籌書是其職掌而磨勘于朝賀之冊籍則用力尤勤即俸未及期尚當優處况在事已一年十個月乎論俸已為踰期量移誠為不過所請移咨轉達既有前例可援相應准從為此咨呈貴部請照咨文內事理煩將經歷呂知思比照前任郭文封事例希為陞轉施行

○ 移浙撫福

三月廿八日

通政使司為勢惡發塚假官盜葬戮祖抄宗竒妄異慘叩乞 皇上垂恤覆盆亟賜勒剪事據浙江寧波府鄞縣民余九甸疏稱前事具本到司據此看得余九甸之所奏如果得實則魚肉已甚生死含冤其越千里而叩闕良非得已但事在彼中未委虛的遽瀆天聽似屬未便合照本司政紀事例連原本咨送貴院煩為嚴行廉正有司從公審斷如果勢豪阻撓不妨據實奏請施行須至咨者

○ 移南直撫院咨

通政使司為田糧賠敝申控無門叩乞

天恩特賜救

諭事據武進縣民某某等疏稱前事其本到司據此看

得民間弊竇莫過田糧富者并吞間有有田而無課貧

者賠累或多產去而糧存自非合縣丈量何以蘇民重

困此祖宗法所以有十年清察之制也然非時而舉

之不無騷騷之擾無故而行之反墮奸宄之謀此非十

年不清察尤祖制之所以為善也今據武進縣民某

人等之所奏則因田受累者不過在疏數家耳訴之縣

官可以履畝挨稽控之兩院可以傳檄料理其辦此固
無難而乃越數千里輕賈至尊無論其寔與不寔此風
一倡人皆效尤將奔走天下於道路而藉口陳言者紛
二無寧日矣况稱無錫宜興皆以縣官為政民自恬然
該縣獨不可倣而行之乎合始本司政紀事例連原本
咨送貴院煩行武進縣察某人等如果賠糧是寔該縣
不妨清察改正俟十年造冊竟自報部施行

○ 移吏部紀錄本寺署官咨

光祿寺為徵收効有微勞出納勉祛積弊懇乞始例達
部以便優叙事據大官署註選管糧署丞常雍熙呈前
事內稱天啓五年九月內江南白糧到寺蒙本寺委官
四員輪流監視而獨責成于卑職職見堂官體恤輓輸
之勞身先拮据之苦禁除夙弊撙節餘糈職追隨下風
敢惜犬馬戴星出入風雨不辭奉法招尤羣小側目辛
勤數月幸而竣事切始本寺志書內一款間有殊才能
幹寔寔敢任者比炤鴻臚寺事例加以服俸責令底績

如上年典簿白太始亦以本寺咨呈蒙吏部加陞主事
職銜卑職効勞可矜成例可援伏乞俯賜達部從優叙
錄等因到寺據此該本寺看得大官署白糧歲該五萬
三千有奇正供也亦弊藪也往歲委官多至數人而情
弊亦且百出則以事無責成耳今歲止委官四員輪流
監視而一切槩量之平鎖鑰之謹曬颺之時登報之寔
獨責成于官糧署丞常雍熙本官惟勤惟慎必躬必親
出入于糠粃塵埃之中奔走于隆冬沍寒之際形神俱
瘁者數月於茲而事乃告竣此猶其職掌也獨其却從

來相沿之常例而皤然不泮發積年盜米之弊孔而凜
然難犯甚至宵小以甘言餌之不聽以危言動之不聽
而後民間之一顆一粒盡輸入於公帑矣自有白糧以
來如本官之潔已奉公任勞任怨不多得焉察得本寺
志書內有殊才能幹真是敢任者許加服俸事例即上
年典簿白太始亦以本寺咨呈蒙加戶部主事職銜此
近事也所據本官懇乞達部一節相應准從為此今具
前因咨呈貴部伏乞察始施行

移吏部留署官龔翼明啓

光祿寺為寺工奉旨備理寺屬現有責成乞酌議暫

留以完盛典以恤微勞事該本寺為亟備庫藏事於本

年二月內具題奉聖旨着會同巡視科道估計作速

修理工部知道欽此除會同估計外隨行典簿廳署廳

事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白太始珍羞署監事龔翼明

鳩工聚材卜吉經始方祈仰遵明旨不日告成不意

本寺大烹門和羹堂拖爐庫及涼樓糟房酒房與鹽庫

倉廩通前至後工費既稱浩繁年遠又多朽壞驟難整

頃所以動經半載費至不貲尚不能及時報完本寺蓋
日夕謹凜不遑啓處矣賴有委官主事白太始總其要
監事龔翼明職其詳朝夕拮据風雨不避細至竹頭木
屑大而金碧琉璃無不經丙官之料理而龔翼明職司
出納更難以他人代方謂少需兩月便可告竣矣近接
推陞邸報龔翼明已陞雲南沅江府經歷夫捭俸陞遷
貴部自有職掌何敢多贅獨念寺工奉有明旨委官
各有責成一旦陞轉而去則經手錢糧誰為銷算未就
工程誰為督促有不得以其難遺之後人者合無將監

事龔翼明暫留兩月克終其事俟本寺工完奏繳之日
然後令本官或以新銜赴任或以微勞紀錄總由貴部
裁奪非本寺所當議也為此今將前因咨呈貴部伏乞
送司酌議施行

○○○○

復戶部議餉單時為通政使司左通政

通政使司左通政徐為遵旨會議事謹議得中國之
有邊患也如主翁之有外侮也素封之家偶與奸人為
難其初應之甚裕至于仇讐四起橫逆沓來則必擇其
易辦者先從事焉而後可以得志不然汎而應之不勝
應夫先自困也已不勝應亦不勝窘究之竟何益乎今
日之事何以異此夫論國家之大勢則遼患近而黔
患遠論國家之物力則黔事易而遼事難若一面應
黔一面應遼尤難之難者也為今日計似宜儘力西南

如督臣所請二百萬餉。如數予之。勿吝。而仍以兩年為率。兩年以內成功者。受上賞。不則蒙顯戮。彼中督撫道鎮以下。未有不剋期奏功者也。至遼事則稍異矣。毛帥偏師。雖不可以深入。而寔可以牽制。且歲費不過四十萬金。此斷不可裁者。若夫閔門之兵。號稱十萬。其寔不滿八萬也。即以八萬論。頭人小卒。不并大約人。給二十金。則歲用一百六十萬已耳。加以本色三十萬石。值價若干。運費若干。三倍之。不過歲用九十萬已耳。再加以馬料草束軍火器械官吏心紅操練犒賞。又不過歲

用五十萬已耳。總之三百萬之餉。便可成八萬貔貅之衆。而今用至五六百萬。何耶。假令今日取廣寧明。詔復遼陽。又明日直走建州。一舉百克。即數百萬。亦何足惜。若猶未也。柰何以登陴乘障之用。而動至謀都伐國之用也。似宜討軍寔。清虛冒兵。必足八萬。而無為假冒者。借資餉。必止三百萬。而無為虛靡者。浪費。謹守吾圉。閔門以內。但以一寇不入為功。如薊鎮事例。歲可省餉二百餘萬。積之兩年。便有五百萬之蓄。此時黔事已定。自可并力東方。以兩年所積之物力。一旦問罪于建州。其

克也。可計日而待矣。故足兵必先足餉。而清餉莫如清兵。此今日第一義也。謹議。

復兵部議兵單同前

通政使司左通政徐為遵 旨會議事。該本職自陳候

命。何敢與聞公事。乃事關軍國。有不容默已者。

國家不愛數百萬金錢。以養死士。正為戰勝攻取而設也。如其戰必勝。攻必取。雖竭國家之物力。以徇之。亦何足惜。若其不勝不取。則勞民殫財。已自可慮。況乎不戰不攻。柰何疲敝中國。為則今日之榆關是已。夫榆關所以防西與東也。何可無兵。而東方自發。雖以來無日不耽。西視又何可無重兵。願以戰則師徒十萬。而不

足以守則精兵五萬而有餘斟酌于戰守之間裒益于
多寡之際則七八萬其可矣足兵必先足餉而清餉莫
如清兵誠按寔兵而寔餉之歲額三百萬之外斷不必
增此職于戶部會議中詳哉其言之矣至于樞輔當關
重臣似難輕議但天下事須天下人之精神為之樞輔
擔當甚勇期許甚宏而今屢疏求歸無論事多掣肘其
精神必有不繼者似宜聽其去以優元老以恤勞臣惟
在繼之者得人耳誠得才識兩合膽智雙全大臣一人
調度榆關以三百萬之寔餉練八萬之精兵且屯且防

且戰且守兩年以內但令一寇不入為功俟西南已定
并力東方然後一鼓而擒之則多費金錢無妨也不然
年復一年費而又費即關門兵馬再增一倍亦何益于
成敗之數哉至于薊遼總督應否兼攝巡撫遼東巡撫
應否歸并經畧一廟堂之上必有熟籌之者謹議



復戶部會議督臣張我續單 時為光祿寺卿管少卿事

光祿寺卿管少卿事徐為遵 旨會議事謹議得封

疆重任也錢糧重務也能廷弼費數百萬金錢而喪師

失地於遼陽則宜斬陶朗先費數十萬金錢而象人塗

馬於登鎮則宜逮至于舊督臣張我續似難一例論者

夫其復重慶平瀘納鮮黔岡功在地方眾所共知毋容

多贅即就餉銀一節言之據河南撫臣之勘報惟是十

萬四千餘金解至川中者疑無着落耳今據我續之辯

揭一則云為川中總督苗用若干再則云檄知府張翼

軫余新民及林布政給散兵士者若干三則云撤湖廣
揚叅政胡副使五次解黔者若干此皆有差役起解有
官司收受有文移往復一行察而虛實立見者也察之
而果無着落則雖有成功不能掩其破冒之罪察之而
仍有着落則原無虛冒並難沒其收復之功此今日議
我續之定衡也不然據風聞之言為侵餉之實而欲與
熊廷弼陶朗先同類而共處則我續有雖死不心服耳
謹議

復兵部會議關門督撫單

目前

光祿寺卿管少卿事徐

為遵

旨會議事謹議得遼

事之壞于不和也至前經撫而極矣其在今日則雖有
其端而未至若此之甚有其端不可不杜漸防微未至
于甚正不必矯枉過正也夫督撫二臣之所爭者不過
一滿帥耳撫臣誠能降心抑氣聽督師而用滿帥於關
門則撫臣和矣督師誠能降心抑氣聽撫臣而置滿帥
於別地則督師和矣不然而督師曰關門不可一日無
此帥也撫臣曰關門不可一日有此帥也始乎相左卒

乎、相激、有、不、蹈、前、車、之、覆、者、幾、希、至、于、因、督、師、而、謂、撫、
臣、之、可、去、固、萬、：、不、可、即、因、撫、臣、而、謂、督、師、之、可、裁、亦、
斷、：、非、宜、若、兩、臣、為、一、滿、帥、而、各、欲、求、去、遠、足、以、明、其、
工、于、謀、身、而、拙、于、謀、國、也、 聖、明、在、上、必、有、所、以、議、其、
後、矣、謹、議、

○ 復吏部咨訪邊材摺 同前

光祿寺卿管少卿事徐為遵 旨舉薦邊材事今有

堪任邊方督撫人材二負相應舉薦謹列姓名事跡于

後伏惟採擇施行

大理寺寺丞張論 原任四川巡按從來巡方使者原無

封疆之責即以監軍為名不過紀功罪明賞罰而已孰

有身赴大難卒成大功如原任御史今陞大理寺寺丞

張論者當奢燭之方張其勢不可嚮通而本官單車叱

馭業已氣吞萬夫矣及其奉命征進也發縱指示能

使文武將吏、曉然于孰為勝算、孰為敗局、而一切調度、
方略、即督撫諸臣、咸心服其有老謀焉、是故一鼓而逼、
渝城、則殘破四十州縣、盡皆收復、再鼓而搗巢穴、則千、
年古藺、一朝掃而蕩之、視昔寧夏監軍、經年動眾、僅剋、
一城者、其功不什伯過之哉、此真胸有甲兵、無忝當今、
之韓范、而師不再役、永固萬年之金湯者也、置之冷署、
有奇安施、及今畀以邊撫之任、庶他日之、經督不至臨、
渴濬井矣、
尚寶司少卿須之彥、原任浦江桐鄉知縣、歷陞儀制司

郎中、本官初任浦江、廉聲已冠兩浙矣、會隣邑桐鄉、積、
弊相沿、失去額田五萬餘畝、令人咋舌、不敢問、撫臣劉、
元霖、以為非須令不可了此事、調之桐鄉、早夜以思、選、
擇而使、不出五月而隱占清疆、界正、桐民至今尸祝之、
其他德政、載在口碑者、未可更僕數也、其任儀司也、當、
皇祖靜揖之時、百事槩從寢閣、而本官因事納忠、每、
以補牘而徵、俞旨、及皇祖遐昇之日、大禮多所疑、
難、而本官據經守正、嘗以片言而折盈庭、惟章奏例用、
紫、呈、故不知其為本官手筆耳、繇前為令、則試之以盤、

錯而應不窮。繇後為部，則授之以艱大而神不憚，才誠
兩合，膽智兼全，此真邊撫之選也。及今用之，所裨益封
疆，非淺鮮矣。

○ 復兵部咨訪將材摺 同前

光祿寺卿管少卿事徐徐為遵 旨舉薦將材事。今有

堪任邊腹大將二員，相應舉薦，謹列姓名事跡于後，伏
惟採擇施行。

四川總兵官李維新 本官遇敵敢前，艱險不避，勇將
也。善布方略，多用間諜，謀將也。而又魁梧奇偉，一貌驚人，
福將也。搗巢之役，眾皆觀望不前，而本官以其身為
士卒倡，遂一舉而破方張之敵，下永寧之城，即古蘭燒
燬，亦其先聲。有以憚之庶幾哉。武臣不怕死者，乎此一

升者能已見于西蜀功將成于援黔信可腹可邊無忝
大將之名者也

署石泉守備都司僉書金富廉 本官當奢逆初發難
傾其產募死士數百人相持于重慶城下賊畏之儼然
若一敵國已而軍聲益振忠憤益激一鼓而燒賊船數
百餘艘再鼓而殲賊援二萬餘衆三鼓而斬張彤磔樊
龍經年之寇蕩為蓬粉重慶危而復安本官之功居多
後復擢之搆巢檄之援黔卧甲枕戈何暇赴石泉之任
而竟移之散地亦可惜矣此一升者謀勇兼人得士死

力與以參遊之任不惟緩急有賴而實可需大將之用
者也

○ 覆計部會議遼餉摺

同前

為遵

旨會議遼餉事照得東事以來新餉增至數百

餘萬搜括已盡設處已窮即管晏復生必不能創為新

奇可喜之說也惟就條議之所已及者設誠致行或可

濟緩急萬一耳謹列為三款伏惟裁察施行

一援例入學之額宜廣民間子弟有志進取不難稱贊

先達推轂有司至于輸貲入學何嫌何疑乃耻為之昔

年行之中州大有明效而近日戶部事例亦覺名數稍

狹似宜每縣許援例數名可得千金計一省百州縣可

得十萬餘金、除雲貴四川聽從其便、其在兩京十大省、
行之一年、百萬金錢、未有不立致者矣。

一有司捐助之義、宜均近奉、明白括贖助工、而河南
撫臣以為括贖非名也、不若量派業分、上中下三等、責
府州縣各捐所有矣、此特以助工耳、何獨不可以助餉、
似宜仍照等第事例、各助餉銀若干、除用兵地方外、其
餘省直歲可得數萬餘金、雖一時兩助、似非力之所及、
然在京諸臣尚勉為之、而况有司乎、間一行之、未為苛
也。

一各處鼓鑄之利、宜核夫鼓鑄之法、通行天下、非專為
地方興利也、蓋欲輸其息于太倉、使緩急有賴耳、今鼓
鑄道臣設已久矣、似宜通籌每省鼓鑄若干錢、宜輸息
若干緡、即以其錢抵充官吏師生廩糧、及兵壯皂快工
食之費、而以條銀解至京師、亦歲可得數萬餘金、但不
可起解、本色如南京某弁、舟至揚村、付之一炬、大不便也、
已上三款、在捐助鼓鑄、歲不過二三十萬、而在援
例入學、則百餘萬不止矣、若得兵工二部、還其十
一萬、便可足三百萬之數、何憂新餉哉、但恐兩部

爭執則無如之何耳

厥經簿繇

光祿寺署寺事卿管少卿事徐為驗收白糧事炤得往
歲收糧各官越俎而求堂下依樣而委人自為政法不
必行故猫鼠之情既多蟻穴之弊不少本寺有慨于中
久矣今歲收糧本寺親臨于上委一二賢者監視于下
而一切驗米色平概量登庾廩稽完欠則獨于註選管
糧官責成焉在各委官雖借其耳目曾不一徑其手在
管糧官雖經其手而衆耳目一時畢集米安得不粒
入倉而入倉者又安有濫惡不堪也舊規糧完登舟例

用署印鈐蓋本寺既親為料理即用堂印可矣今而後
每開一倉而有升合短少者本寺願以身任之

8

光祿寺公費簿由

光祿寺正堂徐為節省公費銀兩作為正項錢糧事照
得本寺公費歲不下二百餘金除值堂銀四十兩外餘
俱仰給于大庫一切到任執事日用新紅退食中餐遠
行供億及巡視衙門桌席小飯之費俱取足焉夫以兩
衙門巡視此中其動支庫銀宜無足怪本寺既有值堂
銀兩其餘儘可設處奈何歲費公帑恬不知怪也今後
每季支出庫銀四十兩止將一十兩抵辦巡視衙門初
任桌席下庫小飯之費其餘三十兩另貯廳庫一年可

得百二十金、五年可得六百金、或公家緩急、以應不時
之需、或衙舍傾圮、以備修理之用、則以無名公費、作為
有用錢糧、是亦臣子先公後私之誼也、至本寺所少公
費、一百二十兩、即以五堂柴價、湊入值堂銀兩、歲該一
百六十兩、以抵前項公費、裕如矣、三大節、備辦各監禮
物、宜於班銀內動支、而典簿廳每月新紅銀五錢、則照
各堂紙價、亦取之班銀內可也、除節省銀三十兩、每遇
季終、當堂查盤外、餘銀十兩、另立文簿、逐月登記、明白
作正、支銷、須至簿者、

